

露宿者人數及可供申請宿位數目

年份	2016/17	2017/18	2018/19	2019/20	2020/21
登記露宿者人數	924	1127	1297	1423	約1500*
政府資助宿位	222	222	222	222	228#
自負盈虧宿位	397	408	408	418	不適用
宿位總數	619	630	630	640	不適用

*截至2020年12月31日 #今年3月增至228個

資料來源：社署



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，食肆無法通宵營業，昔日以快餐店為家的「麥難民」失去容身之所，加上近日酷熱天氣來襲，大批露宿者、失業人士不惜長途跋涉，移師到香港國際機場涼着冷氣借宿一宵。本報記者早前深夜直擊機場旅客已絕跡，但每個角落都有無家者身影，人人自顧自隔位而坐，然後旁若無人呼呼大睡。他們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各有劓街的不堪原因，其中衣着乾淨斯文的賴叔予人與眾不同的印象，細問下他將自己坐擁6間餐廳、賣燒肉賣到衝出香港的「威水史」娓娓道來，可惜多年築起的生意王國終淹沒在賭海中，他警世一句：「千祈唔好賭錢，我就係爛賭先至劓街！」

圖/文：專題組

掃碼睇片



機場淪為無家者的避暑天堂。

無家者疫下棲身機場

食肆禁通頂迫遷居 老闆輸身家劓街

記者日前到香港國際機場直擊最新狀況，乍見疫下機場失色不少，全晚僅十來班航班升降，旅客疏落，過去人聲鼎沸的出入境大堂，這晚被二三十名疑似無家者佔據，集體鼻鼾呼吸聲此起彼落，難以想像先進摩登的機場已淪為無家者的避暑天堂。

68歲的賴叔攬着一個不大不小的背囊抽出兩張來回車票細懷過去，記者說：「係去西藏的車票啫。」賴叔回答：「係呀，已經係兩年前的車票，好耐無去旅行了。」賴叔很嚮往旅遊，雖然每月靠3000多元生果金維生，但他仍節衣縮食儲錢去旅行，他寧願劓街慳番筆錢，「一點會攞僅餘的生果金去租屋咁笨？我只係想保持僅餘的尊嚴，情願劓街，都接受唔到劓房、籠屋咁差嘅居住環境。」

賴叔表示，「以天為被，以地為席」的自由劓街生活並不丟臉，只是疫情下，漫漫熱夜最熬人，「無得去麥當勞過夜，天橋底、公園我都劓過，但呢幾日實在太熱，頂唔順先過來機場，好彩我有兩蚊乘車（巴士）優惠，否則就太貴了。」賴叔每晚在機場過夜，天光便乘車到東涌或青衣一帶流連，「去吓麥當勞坐一陣，之後去附近公廁沖涼，三餐食包食杯麵乜都得，入夜後就返嚟機場，一日好快過。」

機場相對公園環境衛生，無蚊蟲，又有冷氣，惟機場保安員會定期巡邏，遇見躺臥長椅上的逗留人士會干涉，賴叔說：「雖然淨係可以坐，唔昇脚低，但有瓦遮頭已經好好。」

賴叔直言，變成露宿者後已與昔日朋友斷絕來往，遇見記

慳房租車錢 低薪工人「借宿」

借宿於機場的不全然是露宿者，本報記者追訪多名機場留宿者，發現部分人是機場清潔工或東涌返工的低薪工人。他們挾帶「家當」，也有人輕裝上陣，甚至有人胸前掛着工作證。他們全部雖然都拒絕受訪，但根據他們的片隻語拼湊出低薪族悲歌——唔夠錢租屋，劓機場慳番交通費和租金。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表示，新冠疫情下香港各界損失慘重，失業、減薪的人比比皆是，其中不少就因承擔不了房租而成為露宿者，另一方面一些本來居於內地，在控關前返港，但收入不足以應付租金而被迫成為露宿者。

吳衛東解釋，「其實機場露宿者並非都是無業者，有一些在東涌等地區從事保安、清潔貨運等工作的人，做到邊度就劓邊度。」這些人平日就在公司附近露宿，周末日則來到機場，「貪機場冷氣充足，又可以充電、仲有WiFi上網，洗手間也寬敞衛生，最重要的是坐在椅子上不會被趕走。」同時，有個別機場從業人員乾脆在機場休息，省卻不少租金開支。

他透露，受失業、減薪及控關等因素影響，香港露宿者驟增，加上麥當勞等快餐店不准24小時營業，「麥難民」無處容身。根據統計，2018年香港共有448名露宿者住在各個24小時快餐店，「麥當勞去不了，自然惟有去公園、天橋底以及機場等地方的。」

賴叔仍保留兩年前的西藏來回車票。

者搭訕十分高興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千祈唔好賭錢，我就係爛賭先至劓街！」原來賴叔年輕時是老閩級人物，從廚房工人做到成為餐廳老闆，並將自創的燒肉飯賣到台灣，最風光時擁有6間餐廳。

百病纏身盼早日分配公屋

惟一切來得太輕易，令他不懂珍惜所有，並一腳踩進賭博泥潭，終生難以抽身。「後生時，我收工就去賭，從麻將到百家樂，從香港到澳門，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揮霍得清光。」賴叔攤手笑道，「輸光了就去碌卡套現，無錢仲要繼續賣勞力士！」

這種糜爛生活持續了大半生，10多年前妻子身故後，賴叔仍不知悔改，直到追債人找上門來，惟有百樓抵債，「啲家也都輸晒，只有百病纏身。」賴叔因為常年煙酒不離，如今喉嚨及眼睛都患有疾病，他歸咎是自作孽，「自己選擇的路，自己就要承擔後果，就算身在外國的女兒早已發達，我也堅持唔講自己處境，更加無擺佢一毫子。因為我已經傷害家人好深，唔可以要求乜嘢。」

曾經腰纏萬貫，賴叔如今落得兩袖清風，一個背囊，一把雨傘，和一個裝着「馬經」的膠袋走天涯，唯一給予他生存希望的是政府早日編配給他的公屋，臨別前他又向記者展示申請表，「排咗2年幾，睇吓點囉！」



排逾兩年的公屋申請表。



賴叔仍然沿用舊式手機。



賴叔嘆爛賭令他一無所有。